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,不忘文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

——“文脉新潮:赵树理创作精神与新大众文艺融合创新研讨活动”发言摘登

4月23日,中国作协和山西省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“重读赵树理”系列活动在山西太原启动。在“文脉新潮:赵树理创作精神与新大众文艺融合创新研讨活动”现场,关仁山、老藤、白烨、葛水平、杨占平、傅书华、马金莲、王计兵先后作主旨发言。现摘发部分发言,引领我们重新感受赵树理的文学精神。——编者



传统农民的现代转型

□关仁山

的情感是相通的。

作家如何与人民走到一起?怎样认知新时代乡土社会?如何在作品中深刻而广阔地再现当前真实的社会生活风貌?这些是作家应该认真考量的问题。向赵树理学习,摒弃“精英视角”,以平视姿态记录农民的喜怒哀乐,赋予农民主体性,写出新农民真实的心声。学习赵树理身上的人民性、大众性,学习他语言的幽默、口语化,让文学成为农民生活的精神镜像。赵树理的批判启蒙也很宝贵,破旧立新,重塑价值,在作品中完成传统农民的现代转型。赵树理的作品兼具“破”与“立”的

双重启蒙,一方面犀利批判封建残余,另一方面塑造生动鲜活的“新人”形象。

新时代火热生活中,那些受人民群众欢迎,真实、丰满、有深度、有情趣、有魅力的新新人物形象等待我们去塑造。作家要把山乡巨变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、认知,观察新人的典型细节,新人才会脱颖而出。AI智能时代,城乡融合、三产融合和科技赋能的生态农业和现代智慧农业在广袤土地上崛起。大规模高标农田、龙头企业、集体合作社的兴起,都给乡村振兴带来了新气象。今天的梁生宝、今天的小二黑,就在这奋斗的人群中。这些时代

新人在乡村振兴中释放新的能量,实现了生命状态和思想感情的巨大转化,在奋斗中完成文化的重建和人的新生。

乡土文学发展至今,作家很难再靠某种单一的文学取向,必须既向内也向外。我们学习赵树理,就是要学习如何提高作家的认知能力,如何对艺术世界有独到发现,对人性世界有崭新认知,如何塑造属于今天的新农民形象,如何获得写作的创见。这是我们面临的写作难度。作家需要“在直面自己的内心的同时,以宽阔、深入的眼光容纳时代生活的复杂经验”,重新面对时代和文学的基本问题。为了这样的提升和改变,我们必须重读赵树理,获得启迪,真正获得表现这个时代精神高度的艺术能力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、河北省作协名誉主席)



□老藤

赵树理说:“首都固然可爱,农村也是可爱的,假如要二者相较哪方面更可爱,我以为这和问荷花与菊花哪个更可爱一样。”我们姑且把城市文学比作荷花,把乡土文学比作菊花,新大众文艺应该是百花齐放的文学新景观。

山药蛋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,实现了表现手法的创新,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带着泥土芬芳的文学表达。进入新时代,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,文艺的生产、传播途径以及大众的审美取向都发生了深刻变化,城市文学、网络文学、科幻文学等文学形式的凸起,让文学出现了内容多样化、互动性增强、受众被分流的现象。

新大众文艺包含着“破圈”“跨界”的突围性质。新大众文艺之新,新在生产主体是象牙塔的外溢,过去,创作主体主要是高居金字塔上层的作家、艺术家,而新大众文艺格局下,人人都可能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,由此带来内容、形式、传播方式的变化也就顺理成章。

当突围成为开辟文艺新天地必然选择的时候,就不得不思考文学的根据地在哪里?所谓守正创新要守的“正”又在哪里?新大众文艺无论怎么破圈、怎么跨界、怎么交互,都不能做流水中浮萍,根须不能断裂。新的大众文学需要有自己的胎记,有时代的烙印。

赵树理等乡土文学作家形成的文学流派,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根据地。随着城市生活竞争的加剧,很多人把自己的精神原乡和生活归宿重新向乡村迁移。乡土文学的通俗性,让它拥有顽强的生命力,我们从海量草根作者的短视频中,总是能发现乡土文学的影子。

新大众文艺号角的主旋律是时代精神的交响,是队伍壮大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体现。传统作家、艺术家需要面对现实,紧贴地面飞翔。尤其在智能模型横空出世的当下,正确的选择就是接受它、消化它,以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心态来驾驭它。

守正要守的是优良传统,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。一个民族的文学,首先应该立足自己的成长水土,老老实实做人民的学生,做生活的学生,做自然的学生。身段放得越低,境界就会越高。新大众文艺的根本在于大众,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,就是不忘表现主体,不忘文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赵树理的话对我们仍然有启示:“农民需要什么,我就写什么。”那么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是否可以这样说:新大众需要什么,我就写什么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、辽宁省作协原主席)

大众化理念与民族化风格

□白烨

出身于农家、在农村长大的赵树理,本来“摸得着农民的底”,他并不满足于此,而是把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当作工作与写作的基本功和必修课。他摸索出获取创作素材的两个基本办法:“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”,并总结出“久则亲”“久则全”“久则通”“久则约”的12字箴言。书写农民,写给农民,是赵树理自觉自愿并坚定不移的创作追求和文学信念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赵树理参与北京文联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组建工作,参与组织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。他表示:“我们号称人民文艺工作者,很惭愧,因为人民并未接受我们的东西。”“虽然人民群众很需要新的文艺作品,我们也急于把我们的作品深入到群众中去,但两下接不上头,互相结合不起来。因此,我们感到有组织大众文艺会的必要。”赵树理还主持创办了《说唱唱》《大众文艺通讯》等刊物,把许多精力投入到大众文艺的研究与推广之中。他的文学大众化的追求与理念,既包含了作家的“对象化”,也包含了写作的通俗化、文艺的普及化,其基本要义是为人民写作,为大众普及,使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真正为人民所需要、所喜爱,并真正起到促人觉悟、激励奋进的积极作用。

赵树理谈到小说作品因要适应农民读者的阅读对象而采取的写法,“我写的东西,大部分是写给农村中识字的人读,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”。他还提到要向民间文艺传统学习,以及小说写作中在“叙述和描写的关系”“从头说,接上去说”“用保留故事中的种种关节来吸引读者”“粗细问题”等五个方面的心得与体会。这些经验之谈,既清楚表明为什么需要“民族化”,又具体告诉人们怎样才能实现“民族化”。

赵树理以大众化理念和民族化风格为特征的文学追求,有着重要启示。他以农民为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的创作坐标,在“以人民为中心”和“深入生活,扎根人民”等方面,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效仿的榜样与时代的标高。他的本土性文化立场、大众化审美情趣,民族文化艺术气派,需要我们不遗余力地学习。

(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)

赵树理小说对当下地域写作的启示

□马金莲

为了更好地构思创作,我需要阅读中国乡土文学中的经典长篇,它们是乡土文学的河流中经时间之水淘洗后留下来的,如同河床上的石头,有足够的分量。作为乡土题材的书写者,如果不能在这些经典里浸泡、磨砺,不能顺着这条辽阔无边的河流走一遍,数一数河道里的石头,就没有底气写好作品。

其中,赵树理是绕不过去的。《小二黑结婚》《李有才板话》等作品的详细分析,我在中学时代就背诵过。《三里湾》当作课外补充读物仔细读过。重新系统阅读他的作品,一边读一边思考,他是真正的乡村文学书写者,他那个时代的生活和今天我们的生活,有着近百年的跨度。期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在此如此大的时间跨度面前,为什么赵树理的作品读来没有太多的违和感,相反还能引发我的同感。我发现深层原因在于,作家深刻的生活感受和深厚生活把控能力,把他生活吃透了,从生活的泥水里摸爬滚打过,知道这泥水的



深浅,才能做到构思和表达中的深入浅出、炉火纯青。生活中有些恒常的东西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的,人性的复杂不会随着生活变迁而丢失,应该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当中以不同的面貌和质地来显现。这应该是今天的写作需要把握的东西,也是我们需要向前辈学习的地方。

三仙姑和二诸葛,就在我们的生活里。乡土文学的精神,是文学和乡土结合以后,焕发出来的那种强大的生生不息的力量。西海固地区老中青几代作家都在坚持写乡土题材,也在与时俱进的学习中摸索和探究,寻找更多的可能性。重读经典,向经典乡土作家和作品学习,从经典乡土作品里寻求中国乡土文学的新要素,挖掘乡土文学根脉,赓续乡土文学精神,争取书写更优秀的乡土作品,讲述以西海固为出发点的中国乡土故事,是西海固作家的愿望与追求。

(作者系宁夏作协副主席)



赵树理倡导的“大众化的艺术追求”和我们现在倡导的“新大众文艺”正好契合。作为新大众创作者中的一员,我深感荣耀。

长期以来,我一直热爱写作,生活中也经历了很多挫折。我最早的作品发表于1992年。由于我追梦的过程出现偏差,后来我的写作遭到了家人的反对。当岁月让我冷静下来,我发现,现实生活才是世界里的山川田野,梦想只是滋养田野和山川的水分。热爱生活,就是热爱梦想,一滴露水、一条小溪、一条河流,甚至是一场大雾,都可以是梦想呈现给我的样子。梦想找到了我,是来帮助我更好地生活。

赵树理倡导写作者深入生活,真实地

梦想的样子

□王计兵

反映生活。我想起自己在昆山走街串巷,踩着脚踏三轮车卖水果那段日子。有个卖苹果的小贩和卖榴莲的小贩发生冲突,卖苹果的小贩抓起他摊位上剩余的苹果,不断地投掷到卖榴莲的人身上,卖榴莲的小贩拿起一颗硕大的榴莲,一次做出假装投掷的样子,但他始终没有投出手中的榴莲。那时候我写下:“一个手持柔软无趣的人,怀着一颗坚硬的心;而手持坚硬武器的人,却怀着一颗柔软的心。”写作的最大技巧,是赋予生命平等、尊重与爱,带着同理心。这类似于我们做人,首先要做一个好人,写出的文字里才会带着真情,才能赋予文字以灵魂。

我特别喜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作品里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。后来,随着多媒体文化的介入,网络上也出现了文学的泡沫化。大量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呈现出文学艺术的思想性,这警醒着我时刻反思,写作终究是为了什么?我想,只要我们不抛弃文学,文学必然不会抛弃我们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、“外卖诗人”)

“劳动者”: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理念

□傅书华



“劳动者”是重读赵树理的新视角,也是探讨赵树理与新大众文艺关系的重要通道。就写作对象而言,赵树理笔下的“问题小说”,考虑的是普通劳动者所面临的问题。赵树理笔下的人物,无论是先进人物,还是“中间人物”,本质上都是占民众中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。赵树理通过笔下的人物塑造,将中国古代的民间价值谱系、五四新文学时期人的文学的价值谱系、革命文学价值谱系融会贯通,并给予最广泛、最切实的实践与体现。在这样的价值视野里,有的是对普通劳动大众的真正尊重与共情。

如何重新厘清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一概念,如何引导劳动者成为个体感性生命的载体,或许是当下文学创作需要回应的时代命题。新大众文艺应该是一种有效的实践方式,“劳动者”也会成为这一实践方式的核心概念。新大众文艺应该学习借鉴赵树理接纳戏曲、曲艺、故事等民间文艺形式的有效经验,关注网络、新媒体、短视频、抖音等新的大众文艺形态,这些体现了新的经济形态下新的大众群体的接受水准、情感形态和审美趣味。

昔日的赵树理,以劳动者的价值立场与对劳动者的真实表达,使自己的文学创作为中国最广大的民众所欢迎,成为大众文艺的标杆,也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、广大民众所共同认可,继承赵树理的这一创作经验,或许会带来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的。

(作者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)